

# 汉维否定表达式对比研究

吴英其乐, 王 静\*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摘 要

否定范畴作为人类语言共有的语法语义范畴, 在不同语言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态。汉语属于孤立语,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黏着语, 两种语言在否定表达的手段、位置和功能上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本文从构成要素、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和翻译策略四个维度对汉维否定表达式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否定表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规律, 有助于推进汉维教学、机器翻译及语言间的交际。

## 关键词

否定表达式, 汉语, 维吾尔语, 对比研究, 翻译策略

# Comparative Study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in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

Yingqile Wu, Jing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18,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 Abstract

As a grammatical semantic category shared by human language, negative categories present rich and diverse expression form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hinese is an isolating language, while Uyghur is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belonging to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There ar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terms of means,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negative express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Uyghur negative expressions from four dimensions: constituent elements, syntactic structure,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vealing the performance laws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hinese and Uyghur teaching,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languages.

\*通讯作者。

## Keywords

Negative Expression, Chinese, Uyghur, Comparative Study, Translatio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否定作为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法范畴, 是对事物性质、动作、状态或命题真实性的否认, 是所有语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 汉语为汉藏语系, 维吾尔语通常被划入阿尔泰语系, 语言类型的不同使得汉维两种语言在语法表达上存在差异[1]。

国内外学界对否定范畴已有丰富研究。从跨语言角度看, Miestamo 对否定句的类型学进行了系统分类, 区分了标准否定与非标准否定[2]; Dryer 基于大规模语料统计发现, SVO 语言倾向使用前置否定词, SOV 语言则以后置或黏着否定标记更为常见[3]。汉维对比方面, 国内学者已做出重要贡献: 石甜甜和刘春霞对汉维否定句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对比[4][5]; 曹春梅分析了汉维否定句的句法位置差异[6]; 陈玉梅和史震天初步探讨了翻译中的否定转换问题[7][8]。在否定焦点与辖域方面, 徐江、吐尔逊·卡得从否定辖域与否定焦点的角度解析了维吾尔语否定句中的歧义现象[9]; 徐江、吾买尔江·阿木提则进一步分析了维吾尔语中语用否定的表现类型及特点[10]。在阿尔泰语系否定范畴研究方面。然而,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否定词或否定句式的描写, 较少在语言类型学框架下系统对比汉维否定表达式, 否定辖域、焦点、语体等相关内容讲解也相对较少。

本文在继承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基于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构成要素、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和翻译策略四个维度对汉维否定表达式进行系统的共时对比分析, 以期揭示两种语言否定表达的类型学特征, 也期望能为汉维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

## 2. 汉维否定式的构成要素对比

否定表达式在汉维两种语言中主要通过否定词和否定词缀实现, 这些构成要素在词性、功能和组合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反映了不同语言的语法特性。

### 2.1. 否定词对比

在现代汉语里, 用得最多的否定词就是“不”和“没有”[4]。汉语的否定词独立性比较强, 可以单独用, 也能跟别的成分组合; 词性相对单一, 主要是副词。比如, “她不喜欢吃水果”这个句子里, “不”用来否定后面的动词“喜欢”。另外, 汉语里还有些动词带有否定意味, 像“别”“禁止”“无”, 它们在不同情况下表达禁止或缺少的意思, 比如“禁止喧哗”“我对你无话可说”。从语法上看, 汉语否定词常常单独出现, 位置比较灵活, 而且大部分是副词。这些特点, 其实正好反映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的语法特点。

维吾尔语的常用否定词在词性上更为多样, 包括情态形容词“joq”(没有)、否定系动词“emes”(不是)和语气词“jaq”(不、否)等[5]。例如, “əjdə adem joq”(房子里没有人)中“joq”作为形容词作谓语, 否定存在; “biz oquvutǵı emes”(我们不是学生)中“emes”作为系动词表示否定; “buni men jaq-turmajmen”(这个我不喜欢)中“jaq”作为语气词参与动词否定形式。且维语否定句中的否定词在句中的

位置比较固定。否定词“joq”和“emes”作否定式谓语时,总是放在句末。维吾尔语常用否定词分别属于形容词、系动词和语气词等不同词类也反映了维吾尔语否定表达手段的丰富性。

对比来看,汉语的否定词主要是副词,位置比较灵活,通常放在谓词前面作修饰语;而维吾尔语的否定词在词性上更丰富,功能也更多样,在句子里常常承担核心谓语的作用。

## 2.2. 否定词缀对比

否定词缀在汉维两种语言中均存在,不过两种语言在它的系统性、构词能力以及语法地位上,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汉语里常见的否定词缀包括:不、非、无、莫、未、反、禁、止、失、白、免、乏、徒、鲜等[11]。这些词缀本身都有否定的意思,其中像“非”“无”这类甚至能单独使用,也可以跟名词、动词搭配构成词或短语。举个例子,“非正义”和“非营利性机构”里的“非”就带有否定含义;“未通过”和“未成熟”里的“未”则表示还没发生或还没完成。总的来说,汉语否定词缀的构词能力比较强,但组合后大多形成的是词汇单位,而不是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

维吾尔语为粘着型语言,其形态变化发达,通过在词根上添加构词语素形成新词是它最重要的语法手段之一[12]。因此维吾尔语的否定词缀体系则更为系统化和发达,主要分为否定前缀和否定后缀两大类,且这些词缀必须与词根结合才能表示否定意义。

在否定前缀方面,维吾尔语拥有来自本族语及外来语的多套否定前缀。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入否定前缀如“na-”(意为“不、无”),可构成“natogra”(不正确的)、“nafjar”(不良的)、“namelum”(未知的)、“namuwapiq”(不恰当的)等词汇;来自波斯语的“bi-”,构成“bibafia”(无价的)、“biyeter”(安全的)、“biterep”(中立的)等词汇[11]。这些借入的否定前缀丰富和拓展了维吾尔语的否定表达手段。

在否定后缀方面,维吾尔语最典型的是构词后缀“-siz”,加在名词后构成否定意义的形容词,如“tjeksiz”(无边的)、“temisz”(没味的)。更为核心的是,维吾尔语拥有高度系统化的动词否定式附加成分“-ma/-me”“-mas/-mes”“-maj/-mej”,这是维吾尔语否定表达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手段。且动词否定式附加成分“-ma/-me”总是附加在谓语中心词上,处于句末[6]。这与汉语否定词主要作修饰性状语的地位截然不同。该附加成分附加在动词词干之后、人称和时态附加成分之前,构成动词的否定形式,如“bar-”(去)→“bar-ma-”(不去)、“kel-”(来)→“kel-me-”(不来)。

对比来看,汉维两种语言在否定词缀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否定手段不同。汉语主要靠独立的否定副词,而维吾尔语则兼用否定词和动词否定附加成分,后者带有黏着语那种形态变化的特点。第二,否定词缀的系统化程度不同。汉语的否定词缀比如“非”“无”“不”等,构词能力有限;维吾尔语不仅有比较系统化的动词否定附加成分“-ma/-me”“-mas/-mes”“-maj/-mej”,还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来了一些否定前缀和后缀,整体上形成了更完整的否定词缀系统。第三,分布上的差异。汉语的否定副词放在被否定成分的前面,属于前置分布;而维吾尔语的否定附加成分则紧紧贴在动词词干后面,属于黏着分布。

## 3. 汉维否定句的句法结构对比

句法结构是否定表达的核心载体,汉维否定句在否定标记的位置、句子成分的排列以及特殊句式的构成上均存在类型学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否定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 3.1. 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差异

判断一个句子是否是否定句则要看这个句子中是否有否定形式的出现。否定句中的否定形式就是

否定标记[4]。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是汉维否定句结构对比的核心问题之一。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 否定标记的添加作为否定功能范畴实现的重要句法手段。汉语的否定标记是否定词, 维吾尔语的否定标记既可以是动词的否定式附加成分, 也可以是否定词。汉维两种语言在这一方面呈现出典型的类型学对立。

汉语作为 SVO 语序的孤立语, 否定标记(否定副词)的位置规则十分明确: 否定副词紧邻被否定的谓语动词之前, 呈“否定词 + 动词”的语序。例如:

- (1) 我不去。
- (2) 他没有来。
- (3) 你别走!

维吾尔语作为 SOV 语序的黏着语, 否定表达主要通过动词否定式附加成分“-ma/-me”来实现。该附加成分附加在动词词干之后, 人称、时态、语态等附加成分之前, 形成“动词词干-否定-时态-人称”的结构。例如:

- (4) men bar-ma-j-men. (我不去。)
- (5) u kel-mi-di. (他没有来。)
- (6) sen ket-meŋ! (你别走!)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 否定标记在两种语言中的句法位置分布上具有差异, 汉语否定句中的否定词位置灵活; 而维吾尔语的否定词和动词的否定形式一般放在句末[1]。且汉语的否定标记独立于动词; 而维吾尔语的否定标记已融入动词的形态变化之中, 成为动词词干与人称时态标记之间的一个形态层。这一差异是孤立语与黏着语在否定表达上的类型学区别。

### 3.2. 特殊否定句式 - 双重否定句的对比

双重否定句是汉维两种语言共有的表达手段, 但其构造方式和结构限定各有不同。

汉语的双重否定含有两种否定形式, 一种是采用词汇手段构成的, 其标志是否定性词语; 另一种是采用语法手段构成的, 其标志是反问语气[13]。汉语双重否定句的常见格式有“不……不……”“不……没有……”“非……不……”等, 通过两个否定成分的连用, 在逻辑上构成肯定, 往往带有强调语气。例如:

- (7) 他不是没有钱。(= 他有钱)
- (8)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所有人都喜欢他)

维吾尔语双重否定句的表达形式与汉语有所不同。多通过否定词与动词否定形式的叠加实现。例如, “juq emes” (不是没有) 的结构中, “juq” 表示否定, “emes” 再次否定, 整体表达肯定意义。然而, 维吾尔语双重否定的使用频率较低, 且多出现在口语中, 形式也较为固定。维吾尔语双重否定常见的构造方式包括: “juq + emes” 结构(不是没有), 动词否定形式与“emes” 连用等。例如:

- (9) uniŋ puli joq emes. (他不是没有钱。/他有钱。)
- (10) uni jaxŋi kɵrmejdikan bir mu adem joq.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都喜欢他。)

对比显示, 汉语双重否定主要依靠两个否定词的连用, 而维吾尔语双重否定则可以是否定词与否定附加成分的组合, 以及两个否定附加成分的叠加。从语用效果来看, 汉语与维吾尔语都有双重否定句形式。其双重否定句都是表达肯定的意思, 它们比一般的肯定句语气更强、更肯定[14]。

## 4. 汉维否定表达式的语用功能对比

语用功能侧重于语言在交际使用中的功能, 比如说话者的意图, 语境中为了实现交际目的的功能等[15]。否定不仅是一种语法现象, 更是一种语用行为, 它在交际中传递说话者的态度、情感和意图。汉维否定表达式在语用层面上涉及否定辖域、否定焦点、情感色彩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否定句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与理解。

### 4.1. 否定辖域与焦点

否定辖域指的是否定标记在语义上能够作用的最大成分范围, 在此范围内, 所有成分的意义都可能受到否定标记的影响; 否定焦点则是否定辖域中被说话者有意指定为实际被否定的那个成分, 通常是句中带有对比重音或处于信息突出位置的成分。而处于否定范围之中的几个成分只有一个是真正被否定的, 这个被否定的项就是否定焦点[16]。在汉语中, 否定辖域与焦点通常通过语序、重音或上下文来确定。例如, 在“他昨天没在家吃饭”中, 若重读“昨天”, 否定焦点是时间; 若重读“在家”, 否定焦点是地点; 若重读“吃饭”, 否定焦点是行为本身。汉语否定句的焦点灵活性高, 说话者可以通过调整语序或重音来强调不同成分, 例如“他没看电视”(可能看了别的东西)和“苹果我没吃”(否定对象是“苹果”)。

在维吾尔语中, 否定辖域在无标记时覆盖整个谓语部分, 焦点主要依靠语境或句子结构来确定。因为否定标记经常出现在句末, 它的辖域会向前延伸到主语或宾语, 但不太容易通过调整语序来改变焦点。举个例子, “u kitabxanika barmidi”(他没去书店)这句话, 否定的焦点是“barmidi”(没去)这个行为, 除非特别强调, 否则不会区分是对对象还是地点的否定。如果维吾尔语里想明确否定焦点, 会借助一些表示强调的助词或者词汇手段, 比如用“peqet”(只有)这类词来限定范围。

不管是汉语还是维吾尔语, 否定句里其实都存在否定范围和否定焦点这两个概念。否定范围更多体现在抽象的句子层面, 而否定焦点则是在具体的句子中呈现出来的[16]。从语用效果上看, 汉语的否定表达要更细致一些, 能通过调整语序或者改变重音的位置来实现语义上的细微差别; 维吾尔语的否定表达则呈现更强的整体性, 焦点主要靠语境或句子自身的结构来判断。

### 4.2. 否定的语用强度与委婉度

在汉语里, 否定句按语气的强弱可以分成一般否定和强调否定两大类。一般否定句像“我不去”, 语气比较中性; 强调否定句则可以通过双重否定(比如“我不得不去”)、反问否定(比如“我怎么会去呢?”)等形式让语气更强。另外, 汉语里还有很多委婉否定的说法, 比如“恐怕不行”“不太方便”“或许不是”等等, 借助一些模糊限制词来让否定没那么直接、也没那么生硬。

维吾尔语在否定强度的表达上也有自身的特点。维吾尔语使用否定附加成分“-ma/-me”构成的否定句语气相对中性。若需要加强否定语气, 可以通过使用否定词“fiergiz”(绝对)、“zadi”(根本)等副词来强化, 也可以通过双重否定来达到强调的效果。在委婉否定方面, 维吾尔语同样使用“belkim”(也许)、“eftimal”(可能)等模糊词来缓和否定语气。

从语用对比的角度看, 汉维否定表达式在语用强度和委婉度的表达手段上虽然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语法手段, 但都遵循着相似的语用策略: 通过否定成分的数量(单重与双重)、否定成分与语气词的配合、以及模糊限制词的添加来调节否定的力度。

### 4.3. 否定的语体差异

语体指语言变体因交际场合、媒介、准备程度和正式度等因素而产生的系统差异。具体操作上, 将语体区分为口语和书面语。

否定表达在汉维两种语言中还呈现出语体层面的差异。汉语否定词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的分布有所不同：“不”和“没(有)”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广泛使用；“无”“非”“未”等否定词则更多用于书面语和固定搭配中；“别”主要用于口语祈使句。

维吾尔语的否定表达同样存在语体差异。否定附加成分“-ma/-me”是维吾尔语否定表达中最核心、最中性的手段,适用于各种语体。否定词“emes”和“joq”也是各语体通用的否定手段。而在正式书面语中,带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入否定前缀“na-”和“bi-”的词汇使用频率更高,体现了书面语的典雅色彩。

## 5. 汉维否定表达式的翻译问题

### 5.1. 直译与意译策略分析

维、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否定概念时所使用的词汇手段、语法手段并非完全相同,如若任何时候都把汉语的否定形式译成维语的否定形式,有时译文就会不通顺,或者不符合维语的表达习惯,严重时还会导致错误[7]。因此,在汉维否定句的翻译实践中,需要灵活运用直译与意译两种策略。

直译策略主要适用于汉维否定句式结构高度对应的情况。当汉语否定句在维语中存在结构和语义均相匹配的对应形式时,可以采用直译。例如汉语“不是”直接对应维语的“emes”,汉语“没有”对应维语的“joq”,汉语“别”对应维语的动词否定式祈使形式。

汉维否定句式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时,就需要用到意译策略。具体来说,有几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汉语用否定词而维吾尔语用否定附加成分。比如汉语里的否定副词“不”在否定动词的时候,维吾尔语往往要用否定附加成分“-ma/-me”来对应。这是汉维否定翻译中最常见、也最需要注意的转换类型。第二种,汉语的双重否定句。把双重否定从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时,得根据具体的语境灵活处理。有些情况下要保留双重否定的形式,以维持强调的语气;有些时候则应该转化为肯定句,这样更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8]。第三种,汉语的反问否定句。汉语常用反问句来表达否定意思,比如“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是在说“他不知道”。但维吾尔语里比较少用反问式否定,所以翻译时通常需要直接把它变成否定句。第四种,汉语的委婉否定表达。像“不太……”“不怎么……”这类委婉否定格式,翻译成维吾尔语时要找到对应的委婉说法,不能硬译成完全的否定句。

### 5.2. 翻译对照案例分析

以下通过句子展示汉维否定句翻译的典型对照案例,涵盖不同类型的否定句式。

- (1) 这不是我的书。bu meniñ kitabim emes.

直译,汉语“不是”对应维语系动词否定词“emes”。

- (2) 他没有钱。uniñ puli joq.

直译,汉语“没有”对应维语存在否定词“joq”。

- (3) 他什么也没吃。u fiɛtɲeme jemidi.

直译,汉语否定代词“什么也没”对应维语“fiɛtɲeme”+否定谓语。

- (4) 他不去。u barmajdu.

意译,汉语否定副词“不”转换为维语否定附加成分“-ma-”。

- (5) 他没吃饭。u tamaq jemidi.

意译,汉语“没有”转换为维语否定附加成分“-mi-”+过去时“-di”。

- (6) 别说话! gep qilmañ!

意译,汉语禁止否定词“别”转换为维语否定附加成分“-ma-”。

(7) 他不敢不承认。u etiraf qilmaj qalmajdu.

意译, 汉语双重否定转换为维吾尔语“-ma-、-ma-”双重否定结构。

(8) 我怎么知道呢? men bilmejmen?

意译, 汉语反问否定转换为维吾尔语肯定句, 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9) 我不太方便。maña antfë qolajliq emes.

意译, 汉语委婉否定转换为维吾尔语“antfë...emes”结构。

(10) 这件事不能不做。bu ifni qilmisa bolmajdu.

意译, 汉语“不能不”转换为维吾尔语“-misa+bolma-”结构, 是一个否定条件式+否定结果的双重否定结构。

(11) 非赢不可。jeñmej bolmajdu.

意译, 汉语“非……不”转换为维吾尔语“-mej+bolma-”结构, 否定副动词+否定助动词的双重否定结构是维吾尔语中表达“必须、非...不可”最典型的口语句式之一。

(12) 请不要吸烟。tamaka tšekmeñ.

意译, 汉语正式禁止表达对应维吾尔语敬体否定命令式“-meñ”。

## 6. 结论

本文对比了汉维否定表达式在构成要素、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和翻译策略这几个方面的特征, 揭示了汉维否定表达式的异同及其规律。总的来看, 汉语的否定表达式主要靠词汇手段, 否定词独立性比较强, 句法位置也灵活, 否定辖域和焦点可以通过调整语序或重音来变化; 而维吾尔语的否定表达式更多依赖形态手段, 否定词词性多样, 否定标记常常出现在句末, 否定辖域的整体性更强。这些差别其实跟两种语言的不同类型学特征有关: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 主要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 维吾尔语是黏着语, 通常被划入阿尔泰语系, 更依赖形态变化和句尾焦点。在汉维否定句的翻译实践中, 需要根据情况灵活使用直译和意译, 尽量避免翻错。

## 参考文献

- [1] 王雪姣, 李梦莉, 朱雪婷. 汉维否定表示法及其意义对比研究[J]. 知识文库, 2020(2): 69, 72.
- [2] Miestamo, M. (2005) Standard Negation: The Negation of 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7631>
- [3] Dryer, M.S. (2013) Negative Morphemes. In: Dryer, M.S. and Haspelmath, M.,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chapter/112>
- [4] 石甜甜. 汉维否定句对比分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18(4): 127-128.
- [5] 刘春霞. 汉、维、英语否定句对比[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6, 35(1): 51-53.
- [6] 曹春梅. 汉语维吾尔语否定句的分析和对比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5(3): 19-22.
- [7] 陈玉梅. 汉维否定句翻译新探[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179-182.
- [8] 史震天. 汉译维时双重否定格式的处理[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Z1): 76-82.
- [9] 徐江, 吐尔逊·卡得. 从否定辖域、否定焦点解析维吾尔语否定句中的歧义现象[J]. 语言与翻译, 2012(3): 34-36.
- [10] 徐江, 吾买尔江·阿木提. 维吾尔语中语用否定的表现类型及特点[J]. 语言与翻译, 2013(4): 31-35.
- [11] 刘伟乾, 冯莲. 试析否定词缀在汉维语中的不同表现[J]. 语言与翻译, 2014(3): 53-55, 60.
- [12] 李军, 滕春华. 现代维吾尔语否定范畴探析[J]. 语言与翻译, 2001(2): 11-13.
- [13] 郭艳婷. 汉语维吾尔语双重否定句的对比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23): 128-130.
- [14] 赵永亮, 廖冬梅. 汉维语双重否定句对比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1(2): 26-28.
- [15] 唐叶巧, 佟菲菲. 现代汉语否定范畴的维译研究[J]. 新楚文化, 2026(5): 66-68.
- [16] 李少平. 汉维语否定句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喀什: 喀什师范学院, 2010.